



## 北国风

家乡延寿有个高转轴屯，典型的东北村落，距今有二百来年的屯史。高转轴屯这个屯名叫了几十年之后，乡亲们不知不觉去掉了“高”字，而转轴屯却延续下来了。

站在高处眺望转轴屯，眼前呈现的是一个绿色大圆圈儿，圈里的房屋在绿树的掩映下古色古香，亦真亦幻，像一幅流动的画卷。若从平地上看，转轴屯到处都是茂盛的绿树，屯子仿佛坐落在绿树丛中，树儿比房屋高出不少。转轴屯，远近闻名，风光宜人。听转轴屯年岁大的老人讲，转轴屯还没立屯子的时候，从外地来了对年轻夫妻，两人都二十多岁。男的叫高龙，个头不高，说话办事特机灵，而且心地特善良，村里老人都笑着说这年轻人办事灵活会“转轴”啊！高龙热心肠，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他都乐意帮忙。后来人们都叫他“高转轴”。而高转轴屯名也就跟着叫开了。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高龙这对小夫妻在转轴屯安顿下来后，高龙就出去“招兵买马”，找来不少人在转轴屯开荒种地，造屋安家，生活用品都是高龙置办，分文不取。高龙又给自己家添了九匹马，八头牛，雇了几个长工播种收割，忙不过来时又雇一些短工。

## 北方故事

## 转轴屯往事

□金恒宝

高龙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有同情心和人情味。他心眼多，但不要奸心眼；他会转轴，不转歪轴；他会处事会说话，处的是正事说的是宽心话。转轴屯设立没多长时间，高龙就带头栽树，他说：“咱们这个屯子除了留几条过道外，大大方方围着屯子栽一大圈树，树围屯，不受贫。栽它一个大圆圈，全屯子团团圆圆。”他抹了一把额头的汗说：“谁眼尖看不出来没有？咱们栽的树就是三样：榆树、松树、柳树，栽样数多了花花搭搭的没有用。榆树结钱，有钱花；松树四季都绿汪汪的，万古千秋；柳树喜水，咱屯子旁有条河，一看浪不丢的，心里乐呵，日子能不兴旺吗？”大伙七嘴八舌地说，高龙叫高转轴一点不屈得慌。

高龙开荒开了好几十垧，高岗处低洼处，河边山脚，边沿边拉，遇到收成不好的年头也不亏本。有一年收完秋，不时有野兔蹭蹭乱窜。高龙的庄稼丰收了，一时兴起开始转轴了，对他长工短工说：“谁要是能把兔子撵到别人家地里抓住，晚上吃饭赏一大壶酒，格外加一道好菜。”这帮傻小子们来了劲头，追兔子追出去老远，大汗淋漓还是一圈一圈穷追不舍，一只兔子实在跑不动了，被一个长工捉住。那个长工一只手攥着兔子的两个耳朵，一只手攥着两条后腿，双手举起兔子向跑来的弟兄们高声嚷嚷：“捉到了！捉到了！”大伙跑过来一看，有人说：“兔子捉到了是不假，你看看是谁家的地？”大伙面面相觑，继而哈哈大笑，高掌桓桓的地盘太大了，高转轴真会逗人玩呀！高龙不慌不忙地走来了，他摸了摸兔子说：“还挺肥实，好！今个晚上的酒早都准备好了，管够喝，就等着这只兔子当下午酒菜呢。”长工短工们围着高转轴身前身后往家走，一边走一边嘻哈地说。

一年一年，转轴屯的日子越转越好。转轴屯周围，又设立了福德屯、李家屯、编席屯……不管哪个屯，也没有转轴屯富庶。外屯的媒人，都爱往转轴屯跑就是一个证明，无论说媒不成，转轴屯的人都是好吃好喝招待。转轴屯女子不爱嫁给外屯，男子再不起眼儿，也能娶上外屯一个不错的媳妇。房塌屋漏，相貌平平，铲一整天地也不知道歇气。天擦黑的时候他扛着锄头回家，头发弄得毛毛糙糙的，小脸魂儿画的。有人拿来福乐取乐：“福子，今个儿铲几根垄？”他仰脸朝天想老半天，也没数明白。有天晚上闲来无事，来福的父亲来到高龙家唠嗑，他说：“转轴兄弟，我和你嫂子就这么一个孩子，来福是扔二十奔三十的人了，你得费费心给介绍个媳妇呀！来福相了好几次亲了，女方家那边不乐意，都整黄了。我看，这事非你转轴出面不可了！”高龙被逗乐了，他说：“老梁大哥，你别着急上火，一个屯子住着，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要不给来福找个好媳妇，对不起大哥大嫂。”他接着又摆一个理儿：“老梁大哥，你们老两口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家底厚实，不都是给来福攒的吗？这世道就是这样，你要是富了，女方家不光不要钱，还倒贴呢。编席屯赵老五家的二丫，你们都不相中了吗？这个媒我保证保妥！”来福的父亲说：“转轴兄弟，这个轴转妥了你能多活十年啊！”没过几个月，来福和赵二丫结婚了，一年之后喜得贵子，来福的父亲美美的成天唱唱咧咧，他逢人便说：“转轴对老梁家有大恩大德啊！”有人反驳他：“老梁，你那话说的不行，转轴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高龙没帮过？谁家有个为难遭罪，不都是高龙出头吗？”

转轴屯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知道高龙名字的人越来越少了，然而转轴屯这个村名，知道的人却越来越多。荒草甸子，黑土地上的辽阔草原。曾是我家后窗百看不厌的“风景画”。让我对那片亘古荒蛮、地老天荒的荒草甸子，充满好奇与臆想，感觉神奇又神秘。窗户就是一个画框，荒草甸子就是镶嵌在画框里的一幅会变幻的画。春夏秋冬，景色各异；黎明日暮，精彩纷呈；阴晴雨雪，轮番展示；风霜雷电，纷至沓来。尤其耳闻黑土地上那么多动人心魄的传说和故事，更觉得荒草甸子如同不可思议的万花筒，变幻着种种神秘的传奇。

后来，由于常去荒草甸子，春耕夏锄，打草收割，还随大人去穆棱河打过鱼，渐渐地，如同春日清晨，黑土地上面笼罩着的厚厚雾纱，在阳光下烟消云散。感觉这里不再神秘，但仍掩不住那份神奇。

荒草甸子，顾名思义，这里的主人是草。最多的当属小叶樟，当地人称苦房草。广袤的沃野，碧绿的草色是春夏的主旋律。小叶樟是草中伟男，个头高达一米五，腰身挺直，粗壮茂盛，稠密匀称，均源于黑土地肥沃丰厚，阳光雨水充足。“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赞美内蒙古大草原的草美羊肥。北大荒的荒草甸子，风吹草低，也看不到牛羊，实在是草的个头太高了，“五大三粗”。

荒草甸子另一位主人，是湿地里遍布的塔头墩子。那些密密匝匝、“昂头挺胸”的塔头墩子，人称塔头。上面，生长着“关东山，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之一的乌拉草。这些“地球之肾”的“肾小球”，负责把丰盈的沼泽水过滤后注入地下，待干旱时，又将地下的水输送到地表，散发到空气中。荒草甸子里还常见到芦苇和香蒲草，人称“苇子”和“蒲棒”。这两种生长在水塘中的高棵植物，沿着远处山上流向荒草甸子的“桃花水”和雨水壕，长成一道绿色屏



## 那年那月铁木社

□红雪



东北早期的铁匠铺。

往里，就很容易钉到马蹄子的肉里。那可是大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事故，不仅废了马掌钉，还会弄瘸了马腿。马是要休息一段时间，养好了马掌钉伤，才可以再用。在那个大牲口紧缺，且是犁地驾车主角的年代，挂掌伤了马，挺碍事的，心疼马，会嘲笑挂掌的铁匠，更严厉的是会受到师傅的责骂以及被扣工资。

大哥就没少挨师傅的骂。他哭过、彷徨过，想放弃过。可大哥终是没有自暴自弃，而是眼含热泪，刻苦钻研，用模型苦苦练习，没到三年，就成了师傅老毛头出类拔萃的门生。他非常勤快，扫地、打水、倒料……样样跑到前面；他抡锤，稳、准、狠，火候掌握有分寸；他打的镰刀，钢口恰当，淬火时间正好；他修理的马蹄圆润，挂的马掌瓷实扛用……成了远近闻名的“秦铁匠”。

那时全国大炼钢铁尚有余温，铁木社也不甘示弱，堂吉诃德似的支起炼钢炉，与翻滚的铁水斗，翻砂出的犁铧、铁锅、炉箅子，技术不过关，脆如核桃酥，出炉就裂纹掉渣，根本不能用。见大哥手巧、聪明，领导就把他从铁匠炉调到炼钢炉，并派到大连去学铸造。两个月后，大哥回来了，给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大哥带回了很多我们见都没见过的水果，我们一连呆顾了几天，满嘴溢着大鸭梨小苹果的香甜，令屯里的小伙伴十分艳羡。铁木社的铸造，终于没有成功，一堆堆废铜烂铁，冒着缕缕蓝烟，围在茕茕独立的炼钢炉旁，伤感是泪。而母亲说起，总是带有几分惭愧，哀叹连连。

时光恍然而过，可回忆却不只是大哥在铁木社的英姿勃发，还有岁月的沉重与微光，更有对生活的感悟与感恩。

今年春节，人近六旬的大哥，拖着脑血栓后遗症不听使唤的双腿，回到了老家。那个铁木社已经变成了机械加工厂，生意红火……看着看着，大哥的眼泪就下来了，“四十年了，变化太大了……”

是呀，无论春风得意，还是命运多舛，大哥从来没有向命运低头，也从来没有一句懊悔，他常说的“感谢生活，感谢那些经历”。我想他的内心深处，一定还亮着那膛燃烧的炉火，响着铿锵的打铁声。

哥哥还干过焊工，焊的火炉、灶台、铁栅栏，被各家各户一直使用，而谁家的四股叉、耙耙子、镰刀、二齿钩折了把、断了齿，会一副讪笑，来求大哥焊接。大哥就在焊花闪烁的铁木社大院，铺展着手艺，人生的得意，如满地的土豆花似的荡漾开来。

后来，父亲为大哥争取到一次当兵的机会，客都请了，就差穿上军装戴大红花了，愣是让母亲哭黄了。母亲说，那老鬼（指我父亲）不顾家，我指望不上，好歹小军（大哥小名）熬大了，还靠他撑家哩……命运就是这样波诡云谲，凭借大哥高中文化，一米八的个头，又长得周正，在部队转干恐怕没有问题。而转了干，留在部队，就等于有了大出息……失去了那次机会，大哥偷偷跑到公社大院，望着送兵的大敞篷卡车跑远的影子，泪流满面。自此大哥始终没有脱离农民的标签，就是后来生意从大小兴安岭，做到南方各地，又破产回到原点。可大哥从来没有提起那档子事。而母亲说起，总是带有几分惭愧，哀叹连连。

时光恍然而过，可回忆却不只是大哥在铁木社的英姿勃发，还有岁月的沉重与微光，更有对生活的感悟与感恩。

今年春节，人近六旬的大哥，拖着脑血栓后遗症不听使唤的双腿，回到了老家。那个铁木社已经变成了机械加工厂，生意红火……看着看着，大哥的眼泪就下来了，“四十年了，变化太大了……”

是呀，无论春风得意，还是命运多舛，大哥从来没有向命运低头，也从来没有一句懊悔，他常说的“感谢生活，感谢那些经历”。我想他的内心深处，一定还亮着那膛燃烧的炉火，响着铿锵的打铁声。

在铁木社期间，大哥还干过车工，车出的波浪糙子、蜡台、擀面杖，街坊四邻都竖起了大拇指，夸大哥的手艺头子了。大哥



## 编席子编乡愁

□赵富

每当我躺在席梦思床上时，眼前便浮现出父亲编炕席的情景。那挥之不去的悠悠乡愁，似席篾子一样编入我的心。过去的年代，农村孩子还不了解太多的炕席种类，小时我只知道家里铺的炕席，是高粱秆皮儿（篾子）编织的。那会儿，屯里人有个“猫冬”习惯。父亲不会“推牌九”、“摺大点”、“三打一”，当到了“猫冬”季节，闲不住手脚的他，便搭上案子编起炕席来。

父亲编炕席有个习惯，每天先绕屯子走一圈捡筐粪后，才上铺开始编织。每个冬天编个十来领，除自己家换领新席子外，再卖给本屯原预订的社员家几领，如还有剩余便到街里换点零花钱。

父亲编炕席，一般在晚上编较多些，他说夜里编席子出活多。那时候，屯里还没有通上电，父亲每晚都高挂小洋油灯，掌灯熬油地编织出一领领席子。我认识炕席，是从铺炕席开始的。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就是降生在炕席上；当我刚刚会爬的时候，就是在炕席上一点点移动爬行；当我膝盖和屁股蛋儿印上印痕的时候，就是炕席花子的纹状硌出的印花；当我第一次皮肤受伤的时候，是炕席的席篾子划破我细嫩的皮肉而流点血；当我不知自我控制便尿的时候，炕席就是我随便拉尿的地方；当我第一次喊着母亲玩惊险的时候，就是从炕席上移到炕沿，又翻空落地摔得嗷嗷叫唤；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就是从炕席上走到屋地上，又从屋地上走到外边院子里；当我背着书包上学念书的时候，就是炕席成了我每天完成作业或看书的书桌；当我结婚的时候，就是炕席成为我洞房花烛夜的爱情之床；当我喜得贵子的时候，又是炕席迎接我的下一代降生，也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炕席伴我走过很长一段宝贵的人生时光，它承载了我人生中很大一部分酸甜苦辣的重荷。如果说我认识炕席从铺炕席起步的，那么我理解父爱的伟大内涵，便是从父亲编炕席时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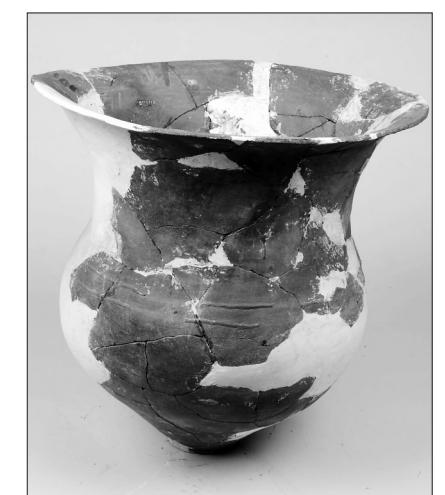
记得在念小学时，因家里贫困，没有褥子铺，晚上就直接睡在炕席上。那时的孩子，更谈不上穿衬裤，穿个裤衩就算是很富有了。肉皮直接挨着炕席睡，早晨起来一身炕席花子。一次，父亲看后笑了，说他的炕席花印到儿子身上了。这年冬天，父亲多编了几领炕席，到街里换回褥子，又包回几斤棉花，母亲在炕席上缝作几床新褥子。至此，我遍身的炕席花子，变换成了温暖的符号；似乎一夜间，结束了一个漫长的时代。

父亲是个勤劳能干的人，又是个心细手巧的人。每当编完炕席之后，剩下零星篾头子也利用起来。编席织篓，大、中、小三个号码，大的过年淘米用，中的装豆包，小的装豆馅等；编穴子，穴粮食，盖烟架等。这些织篾穴子小物件，又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家什儿，家里每到用时一点也不憋手。

一晃，父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父亲的一生，编织了半个世纪的炕席梦，苦辣酸甜皆编进了炕席里。如今，传统的炕席离我们渐行渐远，家乡人也都睡起“席梦思”。而那久远的炕席花子，似飘荡的簇簇乡愁，却永远萦绕在我的心灵深处，编织着我的岁月人生。

## 敞口鼓腹罐

□冯骏



## 荒草甸子花筒

□蒋蓁



风，成为荒草甸子里的一道风景。

其实，荒草甸子不荒。不仅有草，还有各种蘑菇、野菜。春天，遍地婆婆丁、苣荬菜、老苍子、薇菜、刺儿菜、车轱辘菜和那么多不知名的野菜，随处可见，纯绿色，无污染。当年，曾与小伙伴们去甸子里挖苜蓿菜，每次都挖一麻袋，用狗拉的小车载回来，喂鸭、喂鹅、喂猪。荒草甸子里有最好吃的蘑菇“花脸蘑”，十分珍贵。须连天雨后放晴，才可看到“蘑菇圈”，一次能采很多。过去，黑土地那句“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名言，和荒草甸子有直接关系。冬天，北风呼啸，大雪漫天，“千里冰封”，厚厚的雪把各种草埋在身下，只留下一片白茫茫。“大烟儿炮”肆虐。狍子野鸡无法觅食，不得不回到村子里，拱柴草。人们在村口小路上，用夹子打住狍子，就可用棍棒，捉到狍子。而野鸡吃饱后，常钻到柴草垛或猪圈的草窝里，把脑袋深深埋进去，外面露着长长的尾巴，人称“回头不顾腚”，伸手捉住就行。

后来，由于常去荒草甸子，春耕夏锄，打草收割，还随大人去穆棱河打过鱼，渐渐地，如同春日清晨，黑土地上面笼罩着的厚厚雾纱，在阳光下烟消云散。感觉这里不再神秘，但仍掩不住那份神奇。

荒草甸子，顾名思义，这里的主人是草。最多的当属小叶樟，当地人称苦房草。广袤的沃野，碧绿的草色是春夏的主旋律。小叶樟是草中伟男，个头高达一米五，腰身挺直，粗壮茂盛，稠密匀称，均源于黑土地肥沃丰厚，阳光雨水充足。“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赞美内蒙古大草原的草美羊肥。北大荒的荒草甸子，风吹草低，也看不到牛羊，实在是草的个头太高了，“五大三粗”。

荒草甸子另一位主人，是湿地里遍布的塔头墩子。那些密密匝匝、“昂头挺胸”的塔头墩子，人称塔头。上面，生长着“关东山，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之一的乌拉草。这些“地球之肾”的“肾小球”，负责把丰盈的沼泽水过滤后注入地下，待干旱时，又将地下的水输送到地表，散发到空气中。荒草甸子里还常见到芦苇和香蒲草，人称“苇子”和“蒲棒”。这两种生长在水塘中的高棵植物，沿着远处山上流向荒草甸子的“桃花水”和雨水壕，长成一道绿色屏

和暖的初夏，风清日朗的日子里，荒草甸子就是一个鸟语欢歌的大舞台，一部鸟唱虫鸣的交响曲。

荒草甸子，名荒实不荒。春夏之交，花开遍地，俨然壮阔的花海。小叶樟开着圆锥形如同笔帽的褐色花，在枝头指指点点，又像乱军阵前，枪戟横搏；塔头上乌拉草花，小巧的穗状圆柱形淡褐色花朵，低垂着头，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像刚学会跳舞的少女。洁白的芦花，高高举过头顶，傲视荒原沼泽。正如歌中唱的：芦花白，芦花美，花絮满天飞。而香蒲结出的蒲棒，像一个个鼓槌，漫天挥舞着。远处滚动的雷声，可是它们的杰作？一直以为草是不开花的，其实错了。草不但开花，还会发出淡淡的幽香。偌大的荒草甸子，就成了一个流芳溢美的大花坛。于是，常感觉草原、荒草甸子，这些词不是很准确。因为，都是只看到了草，忽略了花。倒是觉得浩然在小说《金光大道》里的称呼更准确些——“芳草地”。“七月流火”，假如此时来到荒草甸子，不会觉得热，湿润的微风，会吹散暑气。草香和遍地小花淡淡的幽香，沁人心脾，令人陶醉。

天地寥廓，心如天马，远离凡尘，眼界在天地广远之间扩展，心胸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会催生无限感慨和万般享受。我理解了，元世祖忽必烈进京后，时常思念辽阔的草原。于是，派人在皇宫大墙内，开垦了一块青草地，常去光顾，聊解思乡之苦。

几十年后，当年屋后那片荒草甸子，如影随形，魂牵梦绕，常常萦绕在心里，不时感动着我，鼓舞着我，陶醉着我。忘不了，那草木葱茏、生机盎然的荒草甸子；忘不了，那原始粗犷、风情万种的黑土地；忘不了，那勤劳勇敢、淳朴善良的乡亲；忘不了啊，那说不完、道不尽、浓浓的乡情。

天地寥廓，心如天马，远离凡尘，眼界在天地广远之间扩展，心胸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会催生无限感慨和万般享受。我理解了，元世祖忽必烈进京后，时常思念辽阔的草原。于是，派人在皇宫大墙内，开垦了一块青草地，常去光顾，聊解思乡之苦。

滚兔岭遗址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文物管理站对安邦河域等双鸭山市属部分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滚兔岭遗址、中华西山遗址、七一东山遗址、七一西南山遗址、中华东山遗址共五处遗址。1984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队选择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揭露面积1500平方米，清理半地穴房址14座，出土遗物60余件，主要以陶器为主，也有石器和铁器。